

[长篇小说]

18岁以下读者谨慎阅读!

中国情人

古老民族的情欲史
少年中国的反转片

她看到了火焰
看到了灰烬
然后看到了爱
他看到了屑碎的爱
绝望的爱，不可能的爱

韩东

著

[长篇小说]

中国情人

韩东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情人 / 韩东著. —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3.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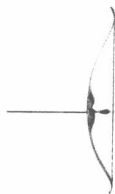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214-07890-2

I. ①中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4370号

书 名	中国情人
著 者	韩 东
责任编辑	刘 焱
特约编辑	刘东灵 康晓硕
文字校对	陈晓丹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5
字 数	186千字
版 次	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7890-2
定 价	32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篇

- 进 村 002
- 二选一 010
- 风 景 019
- 陪瞿红吃饭 028
- 大王奇谈 038
- 飞 盘 046
- 克林顿 052
- 交接班 0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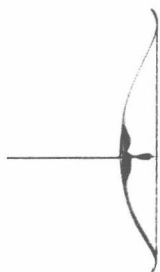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篇

- 归 来 072
- 小小的必然 084
- 龙宴火锅(1) 092
- 龙宴火锅(2) 099
- 游 戏 107

看月亮	120
体外的胃	125
又见画盘	133
变 奏	141
晨 光	155
游 客	167
三间客房	172
绝 交	184

第三篇

磕头如仪	194
签 约	201
正 果	211
大团圆	220
韩东年表	230



第一篇

THE CHINESE LOVER

张朝晖驾轻就熟，提起听筒，另一只手开始往电话里投硬币。他事先清了清嗓子，当对方接起来的时候他说：“Hello，是Eric吗？Good morning，早上好！现在是您的汉语时间……”

进 村

瞿红和张朝晖的缘分开始于找厕所。

1995 年盛夏的一天，瞿红开着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在城郊公路上闲逛，不觉中有了尿意。开始的时候似有若无，后来就明确并尖锐了。这样也好，好歹有了个现实的目标。

瞿红这年 21 岁，长相漂亮，家里也有钱，什么都不缺，除了生活的目标。管它是关于未来的计划还是眼前具体的追求呢，有总比没有要强呀。

此刻，瞿红的目标就是找厕所，或者说是一处公厕。但谈何容易？人生地不熟，又不知道身在何处。这反倒激起了瞿红的兴奋情绪，她猛踩油门，将那车开得轰然作响，在沙石路上颠簸得就像一块跷跷板。效果可想而知，尿意更甚，甚至于忍无可忍。

正在手忙脚乱之际，右前方出现了一片瓦房的房顶，且有几棵小树依稀。

那是一个似村似镇的所在。不管是村是镇，有厕所就好。瞿红拐上了右侧的岔路，一头扎了过去。

进村的时候她放慢了车速。这时正是正午时分，一条颇为干净的小街上安静得出奇，村子里的人大概都在睡午觉吧？反正看不见一个人影。几条土狗卧在可怜的树荫下，吐着长长的舌头，看见轿车进村也懒得吠叫。隔着车窗玻璃，瞿红似乎听见了单调的蝉鸣声。

最让瞿红感到迷惑的是街道两边的房子，很普通的平房样式，门窗、墙壁上却画得花里胡哨的。到处可见色彩艳丽的半裸女郎或者全裸的男人。一面墙上用美术字写着一条标语：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！

一面山墙上装饰着一辆汽车，不，准确地说是半辆，只有前脸车头，后半截被砌进了砖墙里。那辆车反射着阳光，白亮耀眼，居然也是一辆桑塔纳，和瞿红开的车几乎完全一样。

离地五尺高，试图破墙而出但不得——可惜瞿红当时无法领会这个象征，她只是觉得有些恍惚，于是便摇下了车窗。

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立刻灌进车厢里，令人窒息。瞿红不过是想打听打听厕所在哪儿，可这会儿怎么可能有人呢（骄阳似火，水泥路被烤得发烫，人根本就待不住）？她冲着窗外喊了两声：“哎！哎！有人吗？”也就作罢了。

瞿红摇上车窗，将空调开到最大，继续开车。几乎是无声地、诡异地、白光闪闪地，那车就滑进了一个梦里。无论是从瞿红的角度还是从当地村民的角度看，都是这么回事，都够得上如梦似幻的……

村民之一的张朝晖，这时候正在学英语。他坐在一张竹躺椅上，上身赤裸，肩膀上搭了一块湿毛巾。脚下的水泥地上放着一台收录机，正在播放《新概念英语》磁带。机器里的男人和一群姑娘轮番念道：

Are you Swedish ?

No, we are not. We are Danish.

Are your friends Danish, too ?

No, they aren' t. They are Norwegian.

Your passports, please.

Here they are.

.....

张朝晖忙着倒带、快进，能跟得上的地方就跟着念，跟不上的地方就舌头打个卷，糊弄过去。开始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小，有点害羞，后来声音逐渐变大，就盖住了收录机的声音。

这会儿，张朝晖简直是在叫喊了，声音里面充满了愤怒。自然是汗如雨下，因为花了气力，天气也热。叫喊一通后他再度羞怯起来，声音转低，进而微弱，虚弱得奄奄一息了。

他的身后是一面木制的货架，被隔成了很多小格子，每个格子里都用塑料支架架了一只瓷盘，盘面向外，上面画的是世界名人。很多的名人，每人一盘，就像是一桌菜。其中有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，周恩来、宋庆龄、鲁迅、爱因斯坦、梦露、卓别林、克林顿以及肯德基大叔。

有一只盘子上画了个年轻人，异常英俊，只是面孔比较陌生。和大人物们并列在一起，神情竟也不卑不亢，一点也不显得寒碜。这人便是店主张朝晖，是他根据自己的一张照片略加修饰画上去的。

这只盘子相当重要，构成了本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再说另一位村民，张朝晖的街坊常乐，他也是一个艺术家，只不过从事的工作或者搞法和张朝晖不尽相同。两家(或两店)之间隔了十几户，但常乐和张朝晖走动得却很勤，彼此都视对方为最好的朋友。年龄也相仿，二十三、四岁，常乐比张朝晖要大几个月。

他俩租的都是沿街的房子，都是前店后家的格局。常乐的大门上挂了一块“虎穴”的牌子，张朝晖的那块上面则写着“张记 UFO”。

进到里面，气氛更是迥异，常乐店里设了一截柜台，将店堂一隔为二。柜台后面三分之一，前面则有三分之二。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字画。字就不说了。画，画的全都是老虎，有猛虎下山，有虎落平阳，有小老虎们相互嬉戏，也有母老虎和小老虎母子情深……看来常乐是专攻老虎一门的。

柜台后面靠北墙放了一张大桌子，笔墨纸砚齐全，此刻常乐正在作画。柜台上卧了一只狸花大猫，常乐挥毫泼墨之际，它会不时地叫唤两声。常乐每画几笔就抬头看一眼那猫，然后再画，再看猫。终于画成了，放下手上的笔，将宣纸提将起来，那画上竟然不是猫，而是一只大老虎。尾巴倒竖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正从悬崖上纵身扑下。常乐给画题写的名字是：斑斓饿虎觅食图。

他正在欣赏，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声响起。常乐转过头，只见一辆白色的轿车驶入了门框内的视野。只有前半部车头，车身被墙壁挡住了。那车没有继续向前开，车门一响，一位时髦女郎下了车，跨进了店里。

瞿红先开口：“请问有没有厕所？”

接着她又说：“我想借用一下。”

“有！有！有厕所！”常乐不禁有些慌张，画蛇添足地说，“里面请。”

瞿红走向柜台，常乐连忙拨开小门后面的金属钩。他指了指墙角处的一扇破门，“那边……”

瞿红早已经闪身进去了。两秒钟后破门后传出她的声音：“这厕所怎么这么脏啊，连个插销都没有！”

然后是冲水声，之后就再无声息了。常乐心想：她大概已经勉强蹲下了吧？再次提起桌子上的画，想继续欣赏，然而心思已乱，注意力无法集中了。

“哎，劳驾，有没有手纸呀？”瞿红的声音又起。这次，常乐的回答很镇定：“有，我马上去拿。”

他放下画，几乎是小跑着去了卧室里，从枕头边上拿了卷纸又奔回店堂。

“你可别进来，把纸放在门口地上！”瞿红就像能透视一样。

常乐乖乖地将半卷手纸放在厕所门边的地上，然后惴惴不安地退回到桌子后面。厕所门开了一条小缝，一只白净的涂了红指甲的手伸出来，嗖的一下将手纸拽了进去。

过了十几分钟，始终不见瞿红从厕所里出来。常乐估计她在里面补妆。“这厕所不仅要经常打扫，安上插销，装上灯泡，常备手纸，也该安一面镜子了，以备不时之需……”他思考道。

瞿红再次出现时果然焕然一新，神清气爽，更加光彩照人了。

“谢谢您啦，不好意思。”她对常乐嫣然一笑。

常乐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对方已经转过脸去，走出了柜台，并径直向门外的那辆轿车走过去。瞿红即将跨出店堂门槛的一瞬间，身后响起了常乐的声音：“您不买点什么吗？”

不可能假装没听见，毕竟用了人家的厕所。瞿红于是停下脚步，但并没有回头。

“我的画不贵，”常乐说，“您买一张再配副对子挂在堂屋里包您满堂生辉！”

“我们家没堂屋。”

“那送人也行啊，总比送烟送酒有品位。”

“非买不可吗？”瞿红转过身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”常乐说，“不买看看也成啊，这可是艺术。”

于是瞿红就去墙边溜达了一圈。“您这画的哪儿是老虎呀，我看像猫。”

“您好眼力，我画的就是猫，养了猫每天照着画。”

瞿红乐了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养虎？”

“我又不是拳王泰森，没有那条件。”

一来一往，两人就有些熟络了。常乐告诉瞿红：这儿是大王艺术村，村民都是艺术家。自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艺术家，而是来自全国各地，农民把房子租给艺术家，自己找地方另盖房子住了。“你是第一次进村吧？”常乐问。

“是呀。”

“既然来了那就每家逛逛，我的画你不喜欢，没准有你喜欢的呢。”

这之后常乐就上了瞿红的车，坐在副驾座位上。瞿红开得比进村的时候还要慢。一路上常乐指指点点，大献殷勤，“这家是做铜丝画的……这家专门拍照片，完了做效果……这家搞漆画，用牙膏磨，倒是慢工出细活……”

可惜由于暑热，沿街的店铺要么关门闭户，要么绳帘垂落，景象不免萧条。常乐倒是有所收获，获悉了瞿红的一些基本情况：她的姓名、年龄以及这辆桑塔纳属于私人轿车，也就是说瞿红本人的。由这一情况又导出了瞿红相当有钱的结论。

“村里的艺术家卖什么的都有。”常乐说。

“那还不是做买卖吗？”

“买卖和买卖不一样，艺术是纯手工，价钱贵，境界也高了去了。”

说话间，桑塔纳已行至“张记 UFO”前，常乐让瞿红停车。瞿红老大不情愿（贪图车上的空调），但还是照办了。常乐还没进门就大喊：“张朝晖，张朝晖，生意来了！”然后一撩塑料绳帘，钻进了屋里。瞿红跟在后面也进了“张记 UFO”。

张朝晖仰躺在竹椅上睡着了，《新概念英语》掉在地上，脚边的收录机仍然在播放磁带，进展已快到第 70 课了。张朝晖的睡相很不雅观，鼾声起伏，还流了口水。常乐走过去，冲他的耳边又喊了一声：“生意来了！”对方蓦然惊醒，睁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。

张朝晖坐起来，神情傻不棱登的。常乐不再理会他，领着瞿红在店堂里游览起来。他指着货架上的画盘说：“这是马克思，这是毛主席……”

瞿红打断他：“我全都认识，这是爱因斯坦，这是周总理，这是梦露……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，你好眼力。”

在常乐的鼓励下瞿红为认出了不少名人而感到由衷的欣喜。

他们看盘子的时候，张朝晖仍然坐在躺椅上，不过比刚才清醒了一些。他从屁股下面找到皱巴巴的汗衫，将其展开并慢慢往头上套。途中从圆领处伸出一只手关了地上的收录机。

常乐转过身，这才介绍说：“这是瞿红，著名收藏家，专门来咱们村上看看的。”

“什么呀，我是来找厕所的。”瞿红没心没肺地说。

刚刚清醒一些的张朝晖又一头雾水了。

“不买一个吗？”常乐问瞿红。

“非买不可？”

“非买不可，”常乐说，“张朝晖是我最好的哥们，他画的可都是世界级的名人。”

“那成。”

瞿红的目光开始在画盘上穿梭，最后定格在那只画着张朝晖自画像的盘子上。“我买这盘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常乐吃了一惊，他指着盘子上的张朝晖说，“你认识他？”

瞿红回头看了一眼现实中的张朝晖，“不就是他吗？”神情颇为不屑。

“他可不是什么名人。”

“现在不是，以后没准儿。”说着瞿红又看了一眼张朝晖，后者也正在看她。目光相触，唰的一下，张朝晖终于彻底清醒了。

二选一

买了画盘，瞿红并没有马上离开，在常乐的挽留下留下来喝茶。张朝晖看样子也很愿意，从卧室里搬出一台破电扇，定了方向对准瞿红一个人吹。

这电扇看来平时不大用，因此刚启动的时候吹出来一股灰，瞿红几乎被呛住，但张朝晖的好意她还是领了。

然后张朝晖又忙着去泡茶，端出来的是一只缺了半截壶嘴的茶壶。没有杯子，那就用碗。三只吃饭的大碗放在水泥地上，里面盛着些许尿一样发黄的茶水。

“你这儿什么都没有，不如去我那儿。”常乐说，但无人响应。

就这样，三个人聊了一下午。主要是常乐在聊，瞿红几次表示要走，都被他劝阻了。“咱们村的小馆子不错，你一定得尝尝。”他说，看看张朝晖毫无反应就又道，“我请客，多大的事儿啊！”

瞿红反正没正经事干，待在这里虽然无聊，但无聊里透着新鲜，于是就没走。三个人边聊边等着，等着天黑，等着那顿饭。然后，天

果然就黑了。

他们出门吃饭的时候，小街上已不那么荒凉了，有了一些行人，都是驻村艺术家，也都是去吃饭的。常乐不时地和熟人打着招呼，但没有向他们介绍瞿红。众人看他们的目光也有些异样，这自然也是因为瞿红。

吃饭是在小饭店的外面，小树身上拉了一些彩色小灯泡，桌子板凳已经摆好，有六七张之多。前面就是麦田。三个人择桌而坐，其他几张桌子很快就被陆续到来的艺术家们占据了。伙计一箱一箱地从屋子里搬出啤酒，其中的一箱被送到常乐他们这桌。啤酒冰镇过，既解热又解渴，况且晚风吹拂，这番自在瞿红长这么大都没有体验过。新鲜也是一剂清凉剂，艺术家们都打扮得怪模怪样的，瞿红看着高兴。

“怎么样，不错吧？我说得没错吧？”常乐说。

然后，下酒菜就上来了，伙计也送来了蚊香，大王村的夜生活正式拉开序幕。黑暗中，瞿红用漆黑的眼睛看对面的张朝晖，此人一动不动，就像一个影子，只是不停地端起杯子来喝酒。看他这模样，瞿红也觉得凉快。

突然，张朝晖改变了姿势，倾身过来，将啤酒杯伸向瞿红，“瞿红，我敬你一杯。”碰了一下后他又说，“谢谢抬举。”

“不就一个盘子吗，有啥好谢的。”

常乐在一边插话：“他不是谢你买他的画盘，是谢你说他会成为名人。”

“我就不能成名？”张朝晖不乐意了。

“我可没这么说，”常乐道，“哥们，你得看得起自己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，别那么敏感好不好？”

“吵什么吵啊，”瞿红说，“你们男的真没劲！”

两个男人于是不再吵了，各自喝了杯中酒。邻桌的艺术家们一直在

闹腾，边闹酒边有人在看他们这桌。“他们在看你。”常乐告诉瞿红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？是不是没见过女人？”

“艺术家的女人一般来说都很丑。”

“我又不是艺术家的女人。”

“现在不是，以后没准儿——”常乐故意拉长了“儿”字音，模仿瞿红的口气。

“去你的！”

“说正经的，你虽然不是艺术家的女人，但很有艺术气质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是艺术家的女人，但你整个就是一女艺术家。”

常乐和瞿红说话的时候，张朝晖一声不吭，甚至也不喝酒了。他抬起胳膊，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。这个动作不禁打动了斜眼偷窥的瞿红：这个男人竟然戴手表！大夏天的，也不觉得累赘，真是与众不同呀。她想知道那表是什么牌子的，可惜光线太暗看不清楚，正想发问，对方主动开口了，“瞿红，你有硬币吗？”

“硬币？”

“就是一块钱的那种。”

“我找找。”瞿红取过凳子上的小坤包，从里面翻出一只零钱包。瞿红的零钱包塞得鼓鼓的，硬币的形状透过皮料凸显出来。张朝晖的眼睛都看直了。“都给我，”他说，“有多少我换多少。”

“你要干吗？”

“打电话。”

张朝晖不知从何处也摸出一只包，是布的，类似于老乡的烟荷包，里面叮当响动，敢情他也有零钱包，这就是他的零钱包。瞿红将自己零钱包里的硬币倒在桌子上，张朝晖一五一十地数了，然后用手一扫就全